



马哥是我小学、初中同学。和他再次见面,是45年之后——2017年9月,几个热心的同学经过人托人的寻找,联系到了54个同学,建立起了我们“小学初中3班同学群”。马哥年长我们几岁,在班上时就是个孩子王,现在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的老大。他也有老大哥的样子,筹组同学群时,热情邀请我们几个组织者去他家小聚,我才得以在阔别45年之后见到他。

马哥在一家国企工作,老婆是附近农村的农民,住的地方就在马嫂的村子里。不知何故,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,周边几乎都拆光了,唯独这里纹丝不动,马哥就一直在农村安营扎寨。我们几个同学约好早上10点在马哥家附近的公交站集中,没想到他早早候在公交站,见到一个同学走下公交车,就扯开嗓门大喊一声这个同学在学校时的外号,惹得同学们欢笑不已。

马哥是1954年生人,此时已经63岁,可第一眼看见他,感觉跟在学校时没啥区别,身形高大、瘦削、健朗,声音依然洪亮。他把我们几个引到一栋两上两下的小楼前:“这是我家。”“地主啊,马哥!”“你马上就是我们班‘首富’了!”我们几个纷纷调侃着马哥,他一边嘿嘿笑着,一边摇手说道:“哪里哪里,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呢。”

走进院子,一个憨厚女子正在里面水池洗菜,我们一看估计是马哥的妻子,便“马嫂”“马嫂”地叫了起来。马嫂腼腆地笑着招呼我们进屋坐。我们进去一

## 马哥

□ 李世荣

看,一张大圆桌上已放了七八个冷盘和烧菜,把我们一个个弄得不自在起来。来之前,我们不想麻烦主人,再三和马哥说我们出去吃,可马哥摆出老大哥的架子,直接否定了我们的意见。“我这里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,平时你们根本吃不到!”马哥看出了我们的尴尬,笑眯眯地为我们解了围。

从此,马哥就成了老同学的活动据点,经常去他那打搅蛋、包饺子,马哥、马嫂每次都忙得不亦乐乎,玩过、吃过,还时不时给我们每个人带上一大袋他们种的蔬菜。去的次数多了,我们得知马哥的儿子已经三十出头还未结婚,便热心地为他张罗起来。先是我介绍了一个,女方和马哥儿子一样都在城里工作,看到马哥儿子1米8的身高、白皙的皮肤,表示愿意处处看,可马哥儿子不愿意,黄了。第二次是另外一个同学介绍的,跟我们说介绍的是谁暂且保密。过了一段时间,秘密公开了,马哥儿子的对象竟然是我们群里一个女同学的女儿!这下热闹了,我们一起闹着马哥说清楚,到底是怎么回事,马哥嘿嘿笑着不言语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原来是我们那个女同学也经常到马哥家聚会,看到马哥的儿子一表人才,人又老实,就先喜欢上

了这个“女婿”,有同学看出了端倪,从中牵线,没想到两个年轻人一看就对上了眼,并很快定了结婚的日子。因同学群,两个40多年未见面的同学结成了儿女亲家,这得多大的缘分啊,同学们纷纷为他俩送上由衷的祝福。尽管同学之间几十年没有人情往来,但在两个老同学儿女结婚时,竟然有20多个同学到场祝贺,把马哥高兴得开怀大笑。

后来,马哥抱上了孙女,虽说此时他已经快70岁了,可每天都和老伴到儿子家伺候儿媳坐月子,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便发现了问题,马哥在家的时间多了,话也少了,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吧唧的。我从侧面了解到,原来是我们那个女同学嫌马哥不拘小节,又是酒又是烟,还大嗓门,坚决不让马哥再去他儿子家。想想马哥当年在学校是何等的威风,有谁敢欺负我们班同学,他必定会出头揍人家一顿,就是我们班的几个调皮捣蛋鬼谁打了同学,马哥都会敲打谁一下。不过,马哥并不会主动惹是生非,他要打架一定是为了同学,在同学眼里他就是大家的保护神,所以我们班同学才服他,尊他为老大哥。我不忍马哥受此委屈,几次和他说要不要我出面和他亲家母谈谈,他都坚决地回绝了我:你们一掺乎进来,我和亲家脸上都不好看,不说为好,只要小孩他们好就行了,我们老两口无所谓。这时我才感到,马哥是条真正的汉子,真的是个做事果断、能屈能伸的老大哥,只不过这次他保护的是儿子的幸福和家庭的和睦。

小时候,我特羡慕邮递员——骑着草绿色自行车,“滴铃铃”一路清脆,走村串户送报刊邮件,说停就停,要走就走,潇洒极了。

本家大哥从外地骑着自行车回来休假,我和自行车有了近距离的亲近。转动铮亮的龙头,掀着闪光的车铃,手握粗壮的车架,拍拍柔软的坐垫,我径直坐上后座,慢悠悠地踩着脚踏,越踩越快,后轮欢畅地飞转着。大哥善解人意,爽快地说,想骑就推出去学学吧。“真的?”我停住了踩脚踏问。“真的!”大哥一本正经地点点头,不像是说玩笑话。我大喜过望,“嚯”地从后座上下来,推起车就走。

我结婚时,“三转一响”很吃香,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录机是高配,结婚有这些体面。娘愁眉不展,在饭桌上絮絮叨叨,让一家人没了胃口。泰山大人体谅我,晓得我家底薄,说:“没有手表就算了,日头、树影子就是时间;没有缝纫机还有手,手就是缝纫机,照样能做针线;收录机又不能当饭吃,有没有也无所谓。至于自行车,一定要有。我女儿回娘家几十里路,有自行车来去方便。”丈母娘也随声附和。这可为难死了小婿,自行车凭票买,一百好几十块钱呢,黑市价三百多元。为了操办婚事,我们家已经东挪西借,借了不少债,再不好意思跟人张口了。即使有钱了,又到哪弄自行车票去?黑市价买不起啊!未婚妻不忍心叫我为难,跟她爸妈求情,二老就是不松口,说结婚是人生大事,要辆车不为多;在亲友们面前,面子上也好看点。在这节骨眼上,我一咬牙应承下来了。未婚妻狐疑地把我拉到一边,关切地说:“你是打肿脸充胖子,还是要‘大仙’?”我狡黠地一笑。

结婚当日,我果然骑着簇崭新的自行车,载着新娘,在泰山大人等众亲友的见证下,娶回了媳妇。自行车哪来的?实话跟你说吧,借的。有车就行,泰山大人没说不能借呀。草、米、钱、衣服鞋帽都可以借,何况自行车呢?

“回门”时,我们新婚夫妇是“11号汽车”——两条腿步行去的。一见我们没了自行车,亲友很诧异,说什么的都

莉莉是个女能人,在一家事业单位担任重要职务,走到哪里都被光环笼罩着。她对自己临近退休一事无法释怀和接受。

我跟她讲:“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,一张一弛是生活的本质。你工作了这么多年,何妨松弛一下呢,换一种生活方式继续。学生学习还有寒暑假呢,我们白天工作,到晚上也要休息,不可能打了鸡血似的二十四小时连轴转。”

我看着她瞪着似懂非懂、茫然的双眼,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周易全解》送给她。一个星期后,莉莉打来电话,喃喃地说:“看不懂。”我说:“看不懂就对了。继续看。”

两个月后,我打电话问莉莉:“如何?”她似有所悟地说:“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组成,这阴阳二气就是马克思、毛泽东所说的矛盾论,它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和人生运势变化。”

## 自行车之恋

□ 沈跃华

有。泰山大人脸上挂不住,挡住大门不让进,要我怎么接亲的,还怎么“回门”。丈母娘不忍心女儿女婿受窘,一个劲地打圆场,为我们小两口解了围。她安慰说:“没有就罢了。只要小两口好好干,还愁将来没有自行车吗?别说是自行车,轿车都会买得起。好日子在后头呢。”我暗暗下决心,争取有这么一天!

改革开放后,经济搞活,市场繁荣了,自行车进了平常百姓家,各种品牌、各种款式型号的自行车应有尽有,不再是凤凰、飞鸽、永久牌的三分天下,买车再也不要票了。我们添置的第一个大件头就是自行车。圆梦,也给丈母娘和老泰山一个惊喜、一个安慰。

我把自行车当宝贝、当命。车子一停,我把它放进车棚,一步一锁。回到家,我用柔软的布擦拭车子。过上几天,我给它补气、紧刹车、上润滑油、打蜡上光。车被碰擦,我心疼得要死。我备了一套自行车修理工具,保养维护亲力亲为。下雨天,道路泥泞,我把它扛在肩上走,宁可我被它“骑”,也舍不得它遭罪。

有了自行车,省劲省事多了。走亲戚,买饲料、化肥,拖农副产品,全仗着它。自行车还是我做生意赚钱的有功之臣,去他乡赶集、上县城进货、到邻县采购,钱变货、货变钱、钱生钱。满世界都有我的自行车印,我如同插上翅膀,风风火火忙得欢。

后来,社会经济欣欣向荣,百姓生活蒸蒸日上,自行车成了最为平常不过的交通工具。

社会的发展超乎人们的想象,电动自行车几乎在一夜之间风行起来。电动车又快又省劲,还漂亮气派。脚踏自行车虽好,但跟不上潮流了。孩子作主,给我买了辆电动自行车,逼着我骑;还把我的脚踏自行车锁了,钥匙藏了。我只好忍痛割爱,骑电动自行车代步,与时俱进。

不得不佩服丈母娘:有远见!现在果然连轿车都很普遍了。

## 《周易》治愈了莉莉的焦虑症

□ 朱玲

半年后,莉莉神采飞扬地说:“我想通了,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阴阳平衡,这是规律。工作和休息也是阴阳的两面。”我笑着说:“这就是儒家强调的中庸和谐。”莉莉感慨地说:“生活中做什么事,都不能过,过犹不及。”我不由得莞尔。

莉莉说,《周易》治愈了她的焦虑症,当一次次被易理醍醐灌顶的顿悟所击中时,那种感觉真是酣畅淋漓。

一年后,我再次看到莉莉,她无限虔诚地赞叹道:“难怪人们说《周易》是中华文化的源头,被誉为‘群经之首’‘大道之源’,内容极其丰富实用。我现在学的是极浅显的易理,我要用我的余生来慢慢咀嚼。”

从我记事起,每年冬天母亲都会腌一大缸咸菜,最常腌的是萝卜条。选用才收获的红萝卜,洗干净切成条,放在勾兑好的调料缸里,再找一块大石头压住。密封一个月,捞出来控干水分,放在竹席上晒干就能吃。母亲腌的咸菜又脆又香,可以从冬天吃到夏天。寒冷的冬天,熬一锅米粥,就着母亲腌的咸菜,一家人吃得热火朝天。后来我住校了,每次回家母亲总会给我装上一大玻璃瓶咸菜,同学们也都带着咸菜,我和舍友们交换着吃,总觉得母亲腌的最好吃。

再后来我参加工作,由于离家远,很少再吃到母亲腌的咸菜。有一年冬天回老家,早上老爸问我吃什么,我想都没想就说,米粥就咸菜。早饭做好了,望着老爸特意腌制的咸菜,我食欲大增。谁知道尝了一小口,就皱起了眉头。我一下子回过神来,原来母亲已经不在了。老爸腌制咸菜的水平比母亲差远了,我根本吃不出那熟悉的滋味。

## 回忆母亲

□ 陈勤伍

母亲有一个绝活——酿米酒。记得有一次,儿时的我放学回来,一闻到那馥郁的酒香,就迫不及待地扑向酒缸,掀起那草盖,把整个上半身都探进缸里,抓出一把酒酿就猛吞。味道真是好极了,一股甜丝丝、凉津津的快感直往我血管里奔流。不知不觉间,我的小腿皮就被撑得像一面小鼓。我头晕脑胀起来,歪歪倒倒地一头栽入稻草堆里睡着了。直到月亮出来了,母亲终于找到我。她一边揪住我的耳朵、打着我的屁股,一边嘴里不停地骂道:好吃大王,好吃大王,叫你偷吃酒,怎不把你醉死呢!

母亲在腊月酿米酒,一是为了家里过年之用;二是分送给左邻右舍,以还平日邻里人情;再是为做工的父亲晚归时

喝碗米酒暖一暖疲乏的身体。母亲酿的米酒,是我一生中记忆中最美的琼浆。

童年时的下雨天,特别喜欢看母亲与一些妇女在我们家一起纳鞋底。可能母亲的针线活比较好,常教那些妇女一些技巧。母亲与她们有说有笑,脸上满是骄傲和开心。我此时便可以在每个人的鞋窝里翻来翻去,尽情地玩她们做鞋的针、顶箍子、剪刀、锥子、尖嘴钳和棉线、鞋带等。少年时,我开始懂得母亲做鞋的辛苦。我们弟兄姊妹四人,加上父母,每年只算一冬一春每人穿两双鞋,母亲一年就要做十二双鞋。那是怎样的工作量啊!每天白天,母亲要去生产队劳动,做鞋一般只在雨天和夜晚。做鞋最费时最辛苦的就是纳鞋底。那阴时的我专门数过,父亲一双鞋底的针数有四千二百针。最让人心痛的是每年冬天,母亲的手已裂口出血,每晚仍坚持纳鞋底。一想起母亲纳鞋底的情景,我的心就酸、泪就要流。

校,为减少用户往返路程,我们把校表仪器搬迁到村部,主动“沉下去”为村民提供周到的校电表服务。轮校期间,我每天起早贪黑,风里来雨里去,用“斤斤计较”的工作态度,校验数以千计的电能表。一组组数据及其结论,彰显着电量贸易结算的公平、公正。轮校后的电能表,没有产生一起质量投诉。由于表现出色,市局抽调我担任农电总站临时校表点组长。面对堆积如山的待校表计,我没有半点犹豫,就一个字:“干!”这一干就是两年多,同样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,但我能使命如初,自觉带领团队把平凡做到极致,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校验任务。

正当我欲回到原单位工作之时,突然接到借调通知,从此不再担任电能表检定员,校电表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最近,小黑变神气了,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,因为小区里多了几家养狗的住户,它收小弟了,一只小白、一只小棕、一只小黄,它成了狗老大。小黄是一只柴犬,明显跟小黑的关系要好一些,因为有时候小黑会领着小黄一起站在我家门口,等着打牙祭。

大多数时候,小黑都在小区里慢悠悠地散步,高兴起来也会护送我倒一下垃圾。偶尔我会想,两年前的事,我们是不是误会它了。当然,我相信以后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的,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写好之后,我的女儿已经拉着它读了三遍了。

## 校电表

□ 韦志宝

秀学员”,至今珍藏着盖有培训中心印章的奖品——一本笔记本。

取得证书之后,我就开始校电表了。起初,守候在校表室,等客上门,一天至多校验五六块表计,比较清闲。闲暇之时,我尝试着把待校的电能表拆卸下来,反复进行组装,并根据其工作原理,对每块表计的超出误差进行溯源,找出主要症结、关键环节,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,加以归类、整理、总结,熟记于心,校电表技能逐渐娴熟起来。不久,市局农电总站布置开展机械电能表周期性轮

三十年前,我转岗到乡镇电管站担任电能表检定员,负责用电客户电能表校验工作。

为了能够尽快持证上岗,我们来到位于市区通湖路104号的供电培训中心接受专业培训。记得开训第一课,老师提问,“你们能用简单一句话概括一下电能表检定员岗位的重要性吗?”见没有学员回答,老师用黑色的笔在白板上赫然写下“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八个大字,接着又说:“希望你们都能做一个于毫厘之间守护公平的计量人。”带着老师的告诫和期许,我们每天来往于宿舍、教室、实训室“三点一线”,用心学习专业知识,精心参与实训操作,丝毫不敢懈怠。通过那次培训,我考取了江苏省电力工业局颁发的《计量检定员证书》,还被评为“优

两年前新家装修的时候,先生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坨狗屎,于是,隔壁养的那只叫小黑的狗便鲜少被允许踏入我家院子了。它全身黑漆漆的,只有身上有些许白毛,并不如宠物狗那般可爱,是一只名副其实的“土狗”,所以刚开始,我们跟它并没有多少“交情”。

事情开始于我九岁的女儿偶然喂了它一根火腿肠,然后,我们家就被“赖”上了。有好几次我下班回来还没到家门,小黑便一阵风似地跑过来,热情到让你觉得它等候了你一整天,可是一旦发现你并没有投喂它的可能,便立刻若无其事地静立着,看向远方,让你

## 隔壁养了一只狗

□ 马大凡

觉得它刚才那股热情是因为认错人了。几次这般之后,小黑对我便不似从前那般热情了。

说到底,小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女儿。每次回家的时候,女儿都喜欢故意对着隔壁叫两声:“小黑!”不一会儿,它便出现在视野里,运气好的时候,它可以吃到朝思暮想的火腿肠。